

一只鸟飞过锦州

叶梅



——
远远的，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下，这小白鹤随着鸟群飞过来了。

鸟儿飞动的翅膀下，是辽阔的大海，那大海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按说，鸟儿可以依稀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但它们很少低头，总是专注地平视着前方，朝着早已明确的目标。在一阵阵热空气的助力下，它们的飞翔不需要太多气力，只是轻轻地扇动着翅膀，显出有条不紊、优雅的样子，看上去就像精心排练过的舞蹈。

它们从更远处的北方飞来，虽是小队的队伍，小白鹤与它的父母兄妹，一共5只，前后排成3行，但它们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引来惊讶的目光。

这些珍稀的东方白鹤，全世界仅有几千只。

现在，它们的前方出现了弯曲的水平线，接着，在那暗绿色的山地与海水之间，大块大块黄色的田野，飘带似的街道和高楼……都从这鸟儿身下一掠而过，它们朝着离这一切不远的湿地飞去。那里是一片开阔而又湿润的滩涂，间插着草地和丘陵，有一条流动的大河与小河相汇，贯通通向渤海。正如我们不知道这鸟儿与它父母兄妹的名字，鸟儿们也不知道这临近海水、河流穿行、树木环绕的城市叫锦州。

东方白鹤飞到了东北锦州。这是一座爱鸟的城市。

古时便有锦州鸟。那是在白垩纪时期，海洋生生将大陆掰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最大的恐龙统治着陆地，翼龙在天空中滑翔，巨大的海生爬行动物则占领着浅海，而最早的蛇类、蛾、蜜蜂以及许多新的小型哺乳动物也开始出现，后人称作“锦州鸟”的鸟儿便是它们的同伴。

这鸟儿存留于化石间的模样让人过目难忘，长长的由宽到窄、如一把尖刀的鸟喙，几乎跟身体的长度差不多，它飞行于凶猛巨大的恐龙世界里，一定是十分勇敢锐利的。在白垩纪，锦州鸟儿就在刚新生的大陆与海水之间飞来飞去。

那海后来叫渤海。

在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分界之时，有一颗巨大的陨石狠狠撞向了地球，一瞬间，受创的地球整个变成了火球，考古学家将此称为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导致包含恐龙在内的大部分物种灭亡。锦州鸟也就从那一刻留在了化石里，它与那些熔化的岩石一起被深埋在地下，沉默了1亿2500万年。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有人将它从锦州义县黑蹄子沟附近的张吉营村的地里挖了出来。锦州鸟重见天日。而后，在锦州邻近的北票县四合屯，又有人挖掘发现了更为古老的鸟儿化石，此鸟被命名为圣贤孔子鸟。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古生物学大会上，报道了论证结果，圣贤孔子鸟是现今发现的具有角质喙的最古老的鸟，在鸟类进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热河生物群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中生代鸟类化石。科学家据此在鸟纲下建立了一个新目——孔子鸟目。

怪不得说，东北锦州一带，的确自古以来便是鸟之故乡。

二

鸟儿有着惊人的记忆。在临近那片

湿地，并能看见一棵棵高大云冠的树木时，那小白鹤兴奋地几次要冲往前去，差点就要打乱它们长时间保持的队形。飞在最前面的是小白鹤的父亲，然后是它的母亲和哥哥，小白鹤和妹妹飞在最后，但此刻，小白鹤的兴奋感染了妹妹，娇小的妹妹也跟着它急急地扑向前。那熟悉而又亲切的泥土气息，夹杂着草木芳香和海水的腥味儿吸引着它们。小白鹤和它的妹妹就是在一片土地上诞生的。

这时，飞在前方的父亲短促地嗒嗒了两声，立刻让小白鹤感觉到了父亲的威严和不满，它和妹妹放慢了速度。

其实，这只领头的东方白鹤心里也是欢快的，经过几天几夜不停息的飞行，盼望的家就在眼前。但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有一番巡查，那棵辽东栎上的家园以及四周是否太平。

东方白鹤是古老的鸟儿，也是机警的鸟儿。有诗为证：“我徂东山，惴惴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室，我征聿至。”从两千多年前《诗经·东山》描述的画面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那只离别征人归来的妇人不久的鸛。

那鸛属于鹤类，但又不是鹤，虽然跟鹤一样也身着白色羽衣，缀着黑色的尾翼，黑色的大长嘴，但一双长脚是鲜红的。它站立于树梢或滩涂之上时，会显得格外醒目和骄傲，长而粗壮的嘴尖端逐渐变细，略微向上翘着，显得坚硬执拗；它那宽大的翅膀展开时，黑色的覆羽会闪烁绿色或紫色的光泽，而前颈下有一圈披针形的长羽，在求偶时会竖起来，就像贵族脖子上那一圈叫做“拉夫”的褶皱花边。

东方白鹤是中华大地上珍贵的鸟儿，它象征着祥瑞和卓尔不凡。每年冬季，它会在气候温和的长江中游一带的湖泊过冬，春暖花开时，则千里迢迢地来到东北一带谈情说爱，生儿育女。

这时，小白鹤跟随父亲，在锦州湿地的上空再次盘旋了两圈，大小凌河口的滩涂上正是一片热闹景象。一群群鸛、反嘴鸛、红脚鸛、鹤、黑腹滨鸛在姿态万千地嬉戏，苍鹭、池鹭、夜鹭也相继出现，苇塘里，数千只翘鼻麻鸭漂浮在水面上，鸛鸣和绿头鸭混杂其间，怡然自得地觅食。

邻近的海滩上，那些星星点点的白色水鸟，也刚从北方归来，不停地飞起又落下，抑不住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更远一些的空中，银鸥、海鸥、黑尾鸥结伴翱翔，形成一排排翻腾的鸟浪。在海滩上密集的鸛群里，还有最珍贵的黑嘴鸥和遗鸥，全世界90%以上的黑嘴鸥都会在锦州和邻近的盘锦境内繁殖。

东方白鹤在空中完成了对地面的巡

视之后，掉头飞向僻静的湿地深处，降落在在那棵高大的辽东栎树上。

它们的家完好无损，除了边缘有些干枯的树枝断裂。

两年前，东方白鹤与它的妻子选择了这棵枝叶茂盛的辽东栎，在树顶筑起了爱巢。之后每逢春天和秋季，它们都会南来北往经过此地，在这个爱巢里住上一段日子。辛勤的东方白鹤每次来，都会对自己的家用心维修扩建，添枝加固，现在，这爱巢的长宽高都已超过两米，密密匝匝的树枝穿插得滴水不漏，巢里垫有厚厚的羽绒、树叶，规模和硬件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小鸟窝，完全可称之为了一座了不起的建筑。

三

锦州，锦绣之州。

它依山傍海，地域辽阔，境内不乏江南水乡之灵秀，又有北方山河之壮美，大凌河、小凌河入海口大片的冲积平原和滨海湿地，与盘锦的辽河口湿地、营口的大辽河口湿地连接在一起，苍茫绵延几百里，构成了令人惊叹的第三个世界第三和亚洲第一大的原始野生湿地。鸟儿们在长途迁徙中，将此选择为中转站和栖息地。

候鸟们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长途往返迁徙，是自然界最为令人震撼的奇迹之一。

全世界已知鸟类有9000多种，其中4000多种是候鸟，它们最主要的迁徙路线有9条，其中最繁忙的是东亚及澳大利亚候鸟迁徙之路，北达俄罗斯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以及阿拉斯加，南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年数百万、超过5000万只候鸟在这条通道里迁徙，而这条道由宽到窄，形成的唯一瓶颈，即在我国的渤海湾区域锦州一带。同时，最新发现的环太平洋候鸟迁徙通道也经过此地，渤海湾是这两条迁徙通道的交会处。

每年从我国过境的候鸟种类和数量约占全球迁徙候鸟的四分之一。而锦州这个地方，不仅有两条候鸟迁徙的路线经过，还有很多飞行能力较弱、不能直接穿越海洋迁徙的鸟类，尤其是雀形目的候鸟，在迁徙中必须经过锦州。

数千万只鸟儿在锦州迁徙经停、越冬或者繁殖。

这片地处渤海湾辽西走廊北口的大地，既有千年湿地、一望无际的优质泥沙质滩涂，也有树木参差的丘陵、草原，可以种植玉米花生的旱地以及飘香的稻田，多样化的地形和植物，为越冬候鸟提供了种类丰富的食物。那喷涌的地热，流速迅捷的河流，生成了部分不封冻的水面，各种鸟儿的繁殖在此快乐而又秘密地进行。

东方白鹤的族群之前并不兴旺。它们的越冬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洞庭湖、洪湖等湿地湖泊。可叹的是，据称长江流域20世纪50年代初共有大小湖泊四千多个，但因围垦、泥沙淤积而有一千多个逐渐消亡。锦州的生态从前也曾严重受损，河口区域用海规模多年间不断扩大，海洋工程增多，原有河口滩涂被割裂，天然潮沟连通性受损，河口滨海湿地生态环境日益退化。鸟类曾经的越冬地和中转栖息地明显萎缩，食物难觅，导致鸟群数目显著下降甚至濒临灭绝。稀有的东方白鹤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生存危机之中困顿着，一度不再飞到锦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唤醒生态意识的锦州人近年来痛定思痛，为使大地回到曾经风光旖旎的模样，曾经打响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第一枪的锦州，在新时代又打响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他们治理三河三山，拆除非透水构筑物、海堤生态化改造、潮沟疏通、湿地大面积种植芦苇和翅碱蓬……河流渐渐唤回了清澈的流水，山上又有了鸟儿的啼鸣，花儿的芬芳。他们的梦想是，有一天，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北方文化名城锦州能够“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不仅能让人民宜居、宜业、宜游，也能让万物生灵尽享太平。

东方白鹤终于又飞回了锦州。

四

东方白鹤一家在锦州住了40多天，每天上午都会来修补鸟巢，又在附近的柳树和杨树上新建了3个精致的小巢。小白鹤与它的兄妹就要开始学会独立，自成一家了。

这里已经不止它们一家，还有一些从未谋面的东方白鹤也远道而来。

小白鹤隐隐察觉到，与它一样高兴的不只是鸟儿，还有那些行走于大地上的人。那些希望看到鸟儿，但又懂得不能打扰它们的人，远远地、小心翼翼地站着，连说话都放低了声音，他们手上举起的闪光的家伙，不是猎枪，而是咔嚓一声，就放下了。人们还为东方白鹤搭起了好些个高大的招引巢，看上去结实无比。机敏的鸟儿感觉出锦州人的善意。

随着寒意渐增，小白鹤从父母“嗒嗒”的交谈中得知，它们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家，飞向南方了。它们从北方归来时，曾飞过古老的医巫闾山和辽西走廊。现在它们要一路向南，飞过黄河，飞向长江。

想那2300多年前，长江岸边的诗人屈原曾在诗歌《远游》里写道：“朝发于太仪兮，夕始临于微闾。”微闾指的就是鸟儿飞过的医巫闾山。远在楚国的屈原，对这遥远的北镇名山的向往，难道是受飞翔于这两地之间的鸟儿所诱吗？

秋日的无垠蓝天之上，一只鸟，五只鸟……无数只鸟飞过。早些天在田埂上踱步觅食的一群群灰鹤，一声长鸣之后，也拔地而起；不计其数的鸥鸟，从海滩上扑扇着飞向蓝天。它们与东方白鹤在空中点头示意，向着各自的路线飞去。

这时锦州的天空，恰是一首秋季大自然的交响曲。

飞在空中的小白鹤终究有些难舍，它们在锦州上空久久地盘旋，然后慢慢飞过了人们头顶，飞向了远方。

殷殷地等待来年春暖花开，那时，这鸟儿就又飞回来了。



他们原委，申明我没事，他们走开了。过了一会他们回来，手上拎着冰块袋，告诉我敷一下会好受很多。另外一次也是在那儿购物时，年幼的小儿子突然呕吐不止，地上瞬间一大滩，货架上也喷得到处都是，我给吓傻了。工作人员看到，赶紧奔了过来，问是否需要叫急救车，周围素不相识的人纷纷递过来水和纸巾。我抱着孩子离开时还在担心那一地的狼藉，工作人员给了我美丽得如春天的笑容，说：“不要担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带小孩子出去时，总是有素不相识的人帮忙开门，帮忙推购物车回去，在机场帮忙拎行李。记得几个月大的娃老是在去打抚养费，我深怀歉意。邻座却说：“没关系的，我懂，我自己也有孩子！”

点点和滴滴，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友好，在不经意的时刻蹦了出来，如电影画面串联起来，在寒冷的夜温暖着我们……

从海拔1500米仙雾缭绕的山背梯田下来，还沉浸在风吹稻浪美如画中的我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山路，一条不知名的河流，一些不知名的村庄，来到了雪峰山东麓的穿山山下。

雪峰山因其巍峨神奇、久远而厚重，被誉为“湖南人的父亲山”。据考证，“雪峰山”地名载入史册不过百年。此前至宋代叫“梅山”，古时更与武陵山合称“昆仑山”。听到昆仑山，我的眼睛亮了一下，《山海经》中无数次记载了昆仑山，昆仑山究竟何在，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爬山途中我提到之前经过的那条不知名的河流，沿途景致因一条河而变得灵动。“那是激水。”陪同我们的娟子说：“你们经过的那一段，应该是中下游地段的统溪河。”话说到这里，娟子忽然看着山下的远方说：沿着河岸那条路，叫九统公路。有两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背着干粮在那条还不能称为路的路上来回走。

有些人的眼睛是写满故事的，不动声色间，故事已经随着那盈盈的波光展开。时间被拉回到了2001年，19年前的娟子未满30岁，这个年轻秀美的瑶族姑娘被分派到溆浦县九溪江乡任职。九溪江乡没有公路，大雪封山之时，娟子用自己瘦弱的肩膀背着行李顶着风雪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山路去上任。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吓走她，相反年轻的她满怀激情与干劲，希望自己能为这里的百姓做点实事，让这片贫瘠却又美丽的土地变一番模样。

九溪江乡位于溆浦南部，曾经是出了名的贫困乡，辖内14个村子于九溪江东西两侧，村民出行去县城无路可行，每每要跋山涉水、翻沟越岭而过。雨季来临时，山道全是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往往弄得满身都是泥巴；到了冬季大雪封山，山路湿滑，一不小心就跌损摔伤，出行更是难上加难。看着一座座黑黢黢破败的房屋，一张张眼神茫然的脸庞，娟子的眼睛湿润了，她知道，“要致富，先修路”，修一条敞亮的大路，让村民们走出大山，走出贫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乡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再拨出钱支援修路。娟子这个浑身勇气的瑶族姑娘竟然闯入县委常委的会议室，面对惊讶的各位领导，娟子大胆地说明了九溪江乡的困难。通过娟子的积极争取，县领导开始高度重视九溪江乡，尽管县财政也很紧张，县政府仍然将之列入了投资计划，安排了专项资金。娟子与乡党委一班人，规划设计了两桥一路，即在九溪江修建桥梁2座，1条公路沿河直通临近的统溪河镇。

在雪峰山下九溪江两岸，14个村落的百姓世代生存于此，站在一条河的两岸的几代人，迎来送往的只有风霜雨雪、贫瘠落后。他们与我们熟知的世界，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河，隔着一座座沉默的高山。他们的心中也渴望，走向外面的天地。而事实却是老一辈人很多都从未走出山村。年轻一代有的开始向外面走，有的仍然在河的两岸留守。

从这山洼之地修一条路出去与世界接轨，九溪江乡民从前想都不敢想！娟子开始挨家挨户去动员老百姓，参与到这场艰苦的造桥筑路行动中。她眼中的急切与内心流露的真情打动了村民们，每户都派出一位或几位劳动力出工修路，有的甚至全家出动，带上锅碗瓢盆，饿了就在现场做饭吃。从修路的第一天开始，娟子每天清晨便带着干粮和水，和老百姓们一起干活，晚上才回到乡政府处理公务，每体力极度透支，但她却一点都不觉得疲累，反而越干越起劲。往后700多个日晒雨淋的日子里，娟子每天往返十几里路，一个点一个点给每一户出工的人家打气、加油，说几句暖心的话，再笑着往下一个点走。

就这样，历时2年多，全乡干部群众肩挑手提，全员参与，一米一米挖掘填平铺好，终于建成了一条全长6.5公里的道路。因该路是连接九溪江乡和统溪河镇的一条主要通道，公路被命名为“九统”公路。

公路通车的那一天，娟子一个人在天色微明之时，踏上这条公路。第一道阳光照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忍不住弯下身，半跪半匍匐于这铺满许多人心血与汗水的路上。她把耳朵紧紧贴近地面，两年前人们热火朝天叮叮当当凿开坚硬的土石，挑走一担担山土，吆喝着呐喊着，那些让人喜悦与激动的声音犹在耳畔。

“九统”公路的建成，不仅缩短了九溪江、北斗溪、葛竹坪等乡镇至县城14公里路程，还可作为出入沪昆高铁溆浦南站一条重要的便捷道路，对全县发展亦有重要意义。过去几天几夜才能到达的省城长沙，如今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溆浦县的高铁站就设在九溪江乡，“九统”公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藏在深山无人知，终有时日露峥嵘。高铁驶入深山里，人们涌进来了。高铁向人民靠拢，全国的好山好水也都向高铁靠拢，新时代的步伐迈得如此之快，让人惊叹！全国高铁沿线全长3万多公里，将沿途最美的山水像串珍珠一般一颗一颗串起来，每一站都闪现着属于自己的光芒。从前所谓的穷山恶水揭开神秘的面纱，绝美的模样惊爆世人的眼球！雪峰山以动人的姿态迎接四方宾客。曾经无路可走的村民，沿着这条幸福大道，走出了曾经封闭的世界，走出了过往贫困的生活。

站在山巅之上，雪峰山脉从眼前延伸至远方，梯田、道路与农舍穿插其间，有炊烟袅袅升腾。河流弯弯曲曲绕山而行，初秋的山色，层层叠叠的绿中藏有星星点点的黄，风穿山而过。

无论世界怎样变，万物依然滋长。雪峰山依旧春花开，冬来雪飘，一切仿佛没变。改变的是这里的人，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们，笑容是挡也挡不住的。



秋行雪峰山

禾素

那些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夏 嫣（加拿大）

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丁字路口，我要左转，当时直行的车很多，我便一直停车等待。过了好一会儿，我还在等待中，忽见对面有辆直行的车停了下来，对我打双转向灯。我挥手致谢，赶紧把车转了过去，同时心中升起一阵阵温暖。虽然事情很小，却如寒冷冬日的阳光，让人眼前灿烂。我不由地一遍一遍去翻看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刚移民登陆的那几天，就迷失在多伦多多市中心的地铁站里，茫然不知所措。地铁站里的人都是行色匆匆的，想找一一个同胞询问，等了很久也没见着。战战兢兢地拉了一位看上去面目和善的“金发碧眼”，结结巴巴地相问。对方得知我是新移民后，果断地放弃了自己要走的反方向地铁，将我送到了我的目的地。

也是刚来时，去找一个政府部门办事，4月的天飘着冷雨，多伦多还有些寒

冷。后来才知道那是复活节假期，所以路上基本不见什么行人。好容易看见有辆车里坐的人便走上前去询问。那人详细地画了地图，我还是云里雾里。他一看我的表情，干脆走下车来，领着我走过去。跟在后面的我发现他是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那雨中的背影是我今生见到的最美丽高大的……

有次途中，车开着开着忽然所有的警示灯都闪亮起来，吓得本来就是车白痴的我三魂不见了七魄，赶紧靠路边停。又发现自己居然忘了带电话，招手求救。烈日下我满头是汗，有一位女士停下车告诉我她不会修车，但是希望可以给我其他的帮助，比如打电话之类的。当知道车上还有年幼的孩子时，她说：“空调还工作吗？不行的话把孩子先放我车上！”后来来了一位男士，二话不说帮我开车。车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扯下领带，就钻到了车底，根本不去顾及身上的白衬衣。事后挥手而去，我急

得连连谢都忘了说。高速公路上爆胎也是如此，有人毫不犹豫帮忙换胎，完事匆匆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有一次带那时两岁多的小儿子在沃尔玛买东西，一个没注意，小家伙不见了踪影，我吓得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孩子语言发育比较晚，根本不会说话，也只得听懂简单的中文。我失魂落魄狂喊他的名字，周围的人马上意识到了发生什么事情，即刻就有人通知了服务处。播音器马上传来：“请大家注意，因为有个小朋友和妈妈走失，我们需要暂时关闭商店门，请大家配合理解！”我听见大家都在喊我孩子的名字，不到两分钟，一位高大的男士抱着我的孩子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孩子还一脸的懵懂样。

还有一次在好市多购物，我被孩子用购物车不小心撞到了脚后跟。钻心的疼我无法站立起来，我猫着腰在原地单脚打转。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见，急切地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我告诉